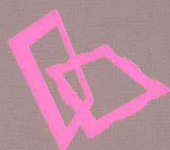


Patricia Highsmith

RIPLEY  
RIPLEY'S GAME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 著 宋伟航 译

# 雷普利游戏



上海译文出版社

# 雷普利游戏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普利游戏(美)海史密斯(Highsmith, P.)著;  
宋伟航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10  
(海史密斯作品)  
书名原文:Ripley's Game  
ISBN 978-7-5327-5873-9

I. ①雷… II. ①海… ②宋… III. ①犯罪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37897号

RIPLEY'S GAME by Patricia Highsmith  
First published in 1974  
Copyright © 1993 by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iogenes Verlag AG Zuric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10-589号

### 雷普利游戏

[美]帕特里夏·海史密斯/著 宋伟航/译  
策划编辑/黄昱宁 责任编辑/黄昱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插页 2 字数 181,000  
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册

ISBN 978-7-5327-5873-9/I·3477  
定价:32.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571-85155604

“哪有万无一失的谋杀案！”汤姆跟瑞夫斯说，“不过是玩客厅游戏<sup>①</sup>，在脑子里乱想一通罢了。当然你可以说不是有很多命案都没破的吗？但那不一样！”汤姆烦了，在硕大的壁炉面前走过来又走过去，壁炉里小小一撮火苗窸窣细语，舒适惬意。汤姆觉得他那态度可能太自负、太高傲了点，但重点是他帮不上忙，之前他就跟瑞夫斯说过了。

“是，没错，”瑞夫斯应了一声。室内有几张黄色缎面扶手椅，他坐其中一张，瘦削的身形耷拉朝前弯，两手交握夹在膝头。一张皮包骨的脸，很短的淡褐色头发，冷冷的灰色眼睛——长相不甚讨喜，但若不是那一道疤，应该还算英俊。疤约五英寸长，从右脸的太阳穴划过脸颊直到嘴边，颜色比脸上其他地方略淡，泛着淡红，像是没缝好，说不定根本就没缝。汤姆从没问过他这疤的事，但瑞夫斯自己倒是主动说过，“一个女的用粉饼盒划出来的，你想得到吗？”（想不到；汤姆是想不到。）瑞夫斯扔给汤姆一记苦笑，一闪即逝；汤姆记得瑞夫斯笑也只有那么几次，这便是其中之一。“我从马背上摔下来——被马镫拖着跑了好几码。”这是瑞夫斯说给另一人听的，汤姆正好也在场。汤姆自己是猜，可能不知在哪里打架被不太利的刀子划的。

这时候瑞夫斯是在问汤姆有没有人选，或有没有可以介绍的人，

帮他做一件简单的小事，解决掉一个人；也可能要两个吧；说不定顺便再偷一点东西，一样是简单又保险的小事。瑞夫斯特地从汉堡跑到维勒佩斯来跟他商量，会过夜，隔天早上再到巴黎去找另一人谈这同一件事，然后回他汉堡的家。大概是两边若都没谈拢，得回家另外再想想办法吧。瑞夫斯做的以收赃为主，但那一阵子也略插手一点汉堡地下赌场，他这时候就是在力求自保。自保什么？有意大利老千想要染指他的地盘。汉堡有一个意大利人是黑手党的打手，派来探地盘的吧，瑞夫斯想；还有另一个，另一支黑帮的。瑞夫斯的盘算是把这两个中的一个或两个一起拔掉，看能不能吓阻黑手党不要来抢地盘，顺便提醒汉堡警方多注意黑手党的威胁来了，这样，剩下的事就扔给警方啰——就是把黑手党赶出汉堡的事。“这些汉堡兄弟可都是堂堂正正做事的人呢，”瑞夫斯有一次说得很兴奋，“做的事或许犯法吧，开了两家地下赌场什么的，但他们那夜总会可不违法，不搞暴利那一套，才不像拉斯维加斯那边，全被黑手党把持在手里，就在美国警察鼻子底下明目张胆地干！”

汤姆拿起拨火棒把火苗拨在一堆，再拿一块劈得很整齐的小块木柴放进火堆。近傍晚六点，没多久就是小酌的时间。现在就喝又怎样？“你要不要——”

雷普利家的女管家安奈特太太这时从厨房走进来，“不好意思，两位先生，请问要不要现在就喝一杯？汤姆先生，这位先生到现在连茶也没喝哪。”

“好啊，谢谢你，安奈特太太，我才在想呢。麻烦你也把海洛丝夫人请下来，好吧？”汤姆要海洛丝来帮忙缓和一下气氛。他先前跟海洛丝说过，就在他下午三点出门要到奥利机场去接瑞夫斯前，说瑞

---

① 客厅游戏，19世纪后半叶兴起于英美的客厅小型团体游戏，以智力游戏居多。

夫斯要来商量一点事情。所以海洛丝一整个下午都待在花园或楼上，留他们去谈正事。

“那你要不要——”瑞夫斯抓住最后一丝机会和希望急急说道，“考虑一下自己出马？你跟那里又没有关系，你知道，我们要的不就是这一点？安全。而且，怎么说那一笔钱，九万六，都不是小数目。”

汤姆摇头，“但我跟你有关系——总还是有。”可恶！他也没帮这个瑞夫斯·米诺做过多少事，不过就是找门路帮他把偷来的那些小东西销赃出去，或是瑞夫斯趁人不注意在牙膏管里塞了微缩胶卷之类的小东西，再由他去帮瑞夫斯从牙膏管里把东西挖出来罢了。“依你看，你想出来的这神秘杀手的活儿，我可以全身而退的机会有多大？我也是有声誉要保的，你知道吧？”汤姆说得自己差一点就要笑了，但是，心头却又陡地怦怦乱跳，感觉好鲜明；汤姆挺直背脊，心里清楚这时候他住的是怎样的华宅，过的是怎样的安稳日子。德瓦特那一件事过后才六个月，那一次可是差一点就大祸临头，只不过最后终究安然脱身——顶多沾了细细一丝嫌疑罢了。那时节是如履薄冰没错，但好歹冰没破。汤姆还陪过英国警探韦布斯特和两名法医到萨尔斯堡的树林子里走了一遭；那个被他他说成大画家德瓦特的尸体，就是在林子里被他烧掉的。警方那时间问过他为什么要把德瓦特的头骨打碎。汤姆这时想起来还是不由得打了一下寒战，他打碎头骨为的是要把上颌的牙打下来藏好。下颌很容易就弄下来了，被汤姆拿到远处理好。但是，上颌的牙——有几颗竟然被一名法医挖到。不过，伦敦没一个牙医有德瓦特的牙科病历。（据信）德瓦特之前六年都住在墨西哥。“看起来半像是毁尸灭迹，半像是要他就此尘归尘土归土。”汤姆那时说过这一句。但那时被毁尸灭迹的其实是贝纳德。没错，汤姆回想起来还是不寒而栗，既因为那一刻实在危险，也因为他做的事实在恐怖——拿一块大石头朝烧焦的头骨砸下去！但起码贝纳德不是他杀

的。贝纳德·塔夫兹是自杀的。

汤姆说，“你人脉那么广，准会找到人来接你这一桩差事的。”

“话是没错，但这样就可能会牵扯到我这边来了——比你这边容易牵。啊，我认识的人，大家多少也都知道嘛，”瑞夫斯的口气透着沮丧，“但你就认识很多体面的人，汤姆，真正身家清白，挑不出毛病的人。”

汤姆笑了出来，“你说这样的人是要怎样去请得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你脑袋有问题，瑞夫斯。”

“不是！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说愿意拿钱办事、帮人消灾的人，会单纯看在钱的分上的人。不是行家也没有关系，我们会帮他先打点好。弄得目标像是——众目睽睽之下被杀。就算被抓到，讯问起来那人也像是——绝对干不出这种事来。”

安奈特太太推着饮料推车来了，银质冰桶晶亮耀眼，推车一路略有一点吱嘎作响，汤姆想要帮它上油想了好几个礼拜了。继续这样逗瑞夫斯下去也没关系，反正，这安奈特太太，谢天谢地，听不懂英语。只是，这话题汤姆好生厌烦，安奈特太太跑来打断正好，他很开心。安奈特太太六十多岁了，诺曼底人，长相秀丽，身强力壮，仆人中的瑰宝。“丽影”若没有她，汤姆还真不知如何是好。

海洛丝从花园进来，瑞夫斯马上站起来。海洛丝穿了一条喇叭牛仔褲，粉红、艳红的直条纹，还有 LEVI 的字样沿着条纹一路直下；一头金色长发松松垂落。汤姆看到摇曳的火光映在她的发上，忍不住暗自叹道，“比起我们在讲的事，这一幕何其纯洁！”只不过，映在她发上的金光，还是教汤姆想到了钱。唔，他未必多需要钱，即使德瓦特画作的生意就快没了，也没关系——卖画的收入他可以抽成，只是德瓦特的画也没有存货了。不过，德瓦特美术用品的抽成倒不会断，因为生意会照做。再者，他还有格林利夫那边的股票收入，不

多，增加得也慢，是汤姆当初用伪造遗嘱继承来的。更何况海洛丝的父亲给她津贴大方得很，这就不用多说了。所以呢，没必要那么贪心。汤姆哪喜欢杀人！非绝对必要他才不杀人。

“聊得愉快吗，你们？”海洛丝用英语问道，优雅地靠坐在黄色的沙发里。

“愉快，谢谢你。”瑞夫斯回答。

接下来就都用法语了，因为海洛丝讲起英语有一点别扭。瑞夫斯能讲的法语也不多，但勉强还能凑合，三人讲的全都言不及义：花园，不怎么冷的冬天看来真的走了，因为这时候已经是三月初，水仙花都开了。汤姆从饮料推车的小酒瓶中挑了一瓶香槟，替海洛丝斟了一杯。

“汉堡那边曾（怎）样呢？”海洛丝又讲起英文来，瑞夫斯勉强挤出一句法文的习惯用语作答，汤姆看到海洛丝眼中闪现淘气的笑。

汉堡也没多冷，瑞夫斯还说 he 家里也有花园，他的小屋就在阿斯特岸边，阿斯特是一大片湖，也就是说他像是住在水湾边上，这里许多人家都是依着花园又傍水，想要弄条小船都可以。

汤姆知道海洛丝不喜欢也不信任瑞夫斯·米诺这人，海洛丝希望汤姆离瑞夫斯这样的人愈远愈好。汤姆想到也很得意，因为这一晚 he 倒可以诚实正告海洛丝，瑞夫斯提的事被他拒绝了！海洛丝老是担心她父亲不知会讲什么。她父亲贾克·皮里松是大药厂的富豪老板，戴高乐派，法式派头的精粹集大成于其一身。他从一开始就没喜欢过汤姆。“你再这样下去我爸会受不了的！”海洛丝不时就要提醒一下汤姆，但是，汤姆知道 she 关心的其实是他的安危，保住爸爸给的钱倒在其次；海洛丝说她爸爸常威胁说要断了她的经济来源。她每礼拜都要回一次尚蒂伊<sup>①</sup>堤邑的父母家，共进午餐，一般是挑礼拜五。若她父

---

<sup>①</sup> 尚蒂伊，法国东北部小城。



亲真的切断女儿的津贴，汤姆知道，他们夫妻俩在丽影倒真的会住不下去。

晚餐的主菜是牛肉块，前菜是朝鲜蓴搭配安奈特太太的私房酱汁。海洛丝换了一件淡蓝色的简单连身裙。汤姆觉得她应该已经嗅出瑞夫斯此行没有达到目的。三人退回卧室前，汤姆先问了一下瑞夫斯需要的是不是都齐备了，早上又要几点送茶或咖啡到他卧室。咖啡，八点，瑞夫斯给出答复。瑞夫斯睡的是宅子中央偏左的那一间客房，所以，瑞夫斯用的浴室就会是海洛丝平常用的那一间。不过，安奈特太太倒是已经先把海洛丝的牙刷挪到汤姆用的浴室去，浴室就在汤姆卧室隔壁。

“真高兴他明天就走了。他干吗那么紧张？”海洛丝刷牙时间问汤姆。

“他那人本来就爱紧张。”汤姆关掉莲蓬头，走出淋浴间，一条黄色的大毛巾马上裹住腰间。“所以人才那么瘦吧。”两夫妻这时候讲的倒是英语，因为，海洛丝和汤姆讲英语不会害羞。

“你怎么认识他的？”

汤姆也想不起来。什么时候呢？说不定有五六年了。罗马吗？瑞夫斯本来是谁的朋友？汤姆好累，不想多想，这事情也无关紧要。他有五或六个朋友都是这样子，要他说清楚到底是在哪里认识这些人的，很吃力。

“他找你做什么？”

汤姆伸手环抱海洛丝的腰，压得海洛丝身上宽松的睡衣紧贴在身上。汤姆吻一下海洛丝凉凉的脸颊，“唉，他那人没人做得到。我一口气就推掉了，你应该也看得出来他很失望嘛。”

那一晚有猫头鹰，孤单一只，在丽影后面公共林地的松树上咕啾低吟。汤姆左手压在海洛丝的脖子下面，还在想事情。海洛丝已经睡

着，鼻息轻轻的，慢慢的。汤姆叹一口气，回头再想他的事情。但脑子里的思绪杂乱无章。多喝了一杯咖啡，所以睡不着。他想起一个月前他在枫丹白露参加过一场宴会，帮谁——哪一位太太？——办的非正式生日宴会。汤姆真要想的其实是她先生的姓，英国人的姓，过几秒应该就想得起来了。那人，男主人，三十出头，两人有个年纪很小的儿子。房子是很简单的三层楼房，在枫丹白露的住宅区街边，屋后有一块小花园。男主人是装裱师，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被皮耶·高席耶拉了去。高席耶在大街开美术用品店，汤姆都是在他店里买颜料和画笔。高席耶那时说，“来嘛，跟我一起去，黎普利<sup>①</sup>先生，连你太太一起带来！他要多一点人去参加。他心情不太好……反正，他是做裱框的，你说不定可以给他带一点生意去。”

汤姆在黑暗中眨了眨眼睛，头往后略挪一下，免得眼睫毛碰到海洛丝的肩膀。他想起一个高高的金发英国男子，心底马上浮起些许不快、嫌恶，因为在厨房里——阴暗的厨房铺的是破旧的油布毡，天花板的十九世纪浅浮雕花纹有烟熏的污渍——这男子跟汤姆说了不太中听的话。这男的——崔布里吉？崔克贝里？——口气轻蔑了点，居然说，“喔，对，我听说过你。”汤姆当时先跟他说，“我叫汤姆·雷普利，我住维勒佩斯那边。”汤姆打算再问他在枫丹白露住了多久，他觉得娶了法国老婆的英国人可能也很想认识娶了法国老婆的美国人，何况两家还住得不远。可他的大胆表达却遭到了粗暴对待。崔凡尼？是不是就叫崔凡尼？金色的直发，有一点荷兰人的味道。只是，英国人常常很像荷兰人，荷兰人又很像英国人。

不过，汤姆这时心里想的是高席耶那一天晚上后来说的话，“他心情不太好。他不是故意要这么冲的。他得了一种血液病——白血病

---

<sup>①</sup> 法国人发音不准，把“雷普利”说成“黎普利”。

吧，我想。蛮严重的。你看他们那房子应该也看得出来，他们过得不  
是顶宽裕。”高席耶有一只眼睛是玻璃做的义眼，看起来是怪怪的黄  
绿色，应该是要搭配他另一只真眼吧，但没配好。结果，高席耶这一  
只义眼会让人联想到死猫的眼睛，所以，一般人都会避开他这一只眼  
睛不去看，但偏又不由自主像催眠一样被他那一只义眼给吸引过去，  
以至于高席耶沉甸甸的一席话，加上那玻璃义眼，合起来在汤姆心头  
烙下鲜明的“死神”印象，汤姆始终忘不了。

喔，对，我听说过你。这是表示崔凡尼——管他到底叫什么——  
觉得贝纳德·塔夫兹的死是他的责任？还有更早的，迪基·格林利夫  
也是？还是这一个英国人因为生病的缘故，结果看谁都不顺眼？老是  
苦着一张脸，像整天都在闹胃痛？这时候汤姆想起崔凡尼太太的样子  
了，长得不算漂亮，但蛮有味道的，栗色头发，和气，外向，卖力地  
在小小的客厅和厨房带动派对的气氛；他们也只有那么几张椅子，但  
没一个人落座。

汤姆这时想到：这人有没有可能接瑞夫斯讲的这一票生意呢？  
汤姆心生一计，准备捉弄一下这个崔凡尼。这用在谁身上都可以，只  
要先帮对方把路铺好就行；但这一位可是连路都已经有了，看来不用  
再铺。崔凡尼一定很担忧自己的健康问题。汤姆这一计，在他自己看  
来顶多就是恶作剧而已，是有一点可恶，但反正这人先前对他不也很  
凶？这样恶作剧一下，顶多一天就结束，到崔凡尼去询问他的医生便  
会烟消云散了。

汤姆被自己的主意逗得乐不可支，他轻手轻脚往外挪，免得万一  
压不住窃笑颤抖起来，弄醒海洛丝就不好了。假如崔凡尼这人很好摆  
布，真的听瑞夫斯的话，像小兵、像梦游一样去把事情办好，那值得  
去做吗？值得！因为汤姆怎样也不会有损失。崔凡尼也是。搞不好崔  
凡尼还有好处呢——依瑞夫斯的说法，是会有好处，但这就留给瑞夫

斯去伤脑筋吧；因为瑞夫斯要干的这一票，汤姆怎么看都觉得不清不楚，跟以前瑞夫斯搞的那些微缩胶卷一样——微缩胶卷的事，想来可能跟国际间谍活动有关。那些国家的政府知道他们旗下的间谍在搞那些疯疯癫癫的花招吗？知道有稀奇古怪、像半个疯子的人带着枪和微缩胶卷从布加勒斯特跑到莫斯科再跑到华盛顿吗？这些人搞国际冲突的那一股劲儿，不是跟集邮或搜罗迷你电动火车的秘密一样如痴如狂嘛！

## 2

所以，就这样，约莫过了十天，三月二十二日，住在枫丹白露圣梅希街的乔纳森·崔凡尼，收到一封怪信，他的好朋友艾伦·麦克尼尔写的。艾伦是英国一家电子公司派驻巴黎的代表，这封信是在他转赴纽约出任新职之前写下的，而且，怪的是前一天他才刚去过枫丹白露崔凡尼他们家。乔纳森本来就想——其实该说是没想到——应该会收到艾伦写的致谢函，谢谢他和西蒙为他办的欢送会。艾伦确实也写了几句感谢的话，但乔纳森不解的是这一段：

乔，刚听到你有血液方面的疾病，我好震惊，现在更祈祷全都不是真的。我听说你自己早就知道，但不跟任何朋友提起。是很伟大没错，但朋友是要干什么用的？你不要担心我们会躲着你，或以为我们会觉得你心情太差而不想见你。你的朋友——我当然就是其中一位——始终都会陪在你身边。我要说的话这时候实在写不出来。但是，等我们下次再见面，再过两个月我想办法弄到假期时，我应该就会好一点，所以，请你原谅这时候讲的话不太得体。

艾伦是在说什么？难道他的医生培里耶向他那些朋友透露了什么？把他不想让他们知道的事说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他活不久了？

培里耶医生根本没来参加艾伦的欢送会，所以，是培里耶医生跟不知是谁说了什么？

培里耶医生跟西蒙谈过了？西蒙知道但也装作不知？

乔纳森心里轮番推敲几种可能。早上八点半，他站在花园里，穿着毛衣却还是觉得冷，手指头沾得都是泥巴。他最好今天就去培里耶医生谈一下。西蒙那边就免了。准会装样子给他看。啊？亲爱的，你在说什么？乔纳森没把握西蒙若是装样子给他看，他看得出来破绽吗？还有，培里耶医生那边——他可以相信他的话吗？培里耶医生那人全身上下那一股乐天的劲儿啊，你若得的是小病，那还好——看了他那样子马上就好了大半，甚至不药而愈。只是，乔纳森知道他得的才不是小病。他得的是骨髓性白血病，也就是骨髓里的黄色物质异常增生。过去五年他每年至少要输血四次。每次他一觉得浑身乏力，就表示他应该去找培里耶医生了，要不就要到枫丹白露医院去输血。培里耶医生说过（巴黎一位专家也说过），总有一天，他会发现病势急转直下，到时候，输血的神效就撑不住了。乔纳森自己读过不少相关文献，不用人说他也知道。骨髓性白血病一直都是不治之症，患者平均于病发后六至十二年过世，甚至会缩短到六至八年。乔纳森发病已经第六年了。

乔纳森把叉子放回小砖屋，转身走向后门的阶梯；小屋以前曾是户外厕所，后来改为小仓库存放工具。乔纳森前脚才踏上第一阶就打住，深吸一口清晨的新鲜空气，胀满肺部，心里暗想，“我还有几个礼拜可以享有这样的清晨？”却又马上想起，前一年他也想过这同一个问题。打起精神来！他在心底呵斥一声，六年来不是一直有人认为他活不过三十五岁的吗？乔纳森一口气爬上后门的这八阶，步伐坚定，脑子里的念头已经转向，想的是已经八点五十二分了，他应该九点或九点过几分就进店里才对。

西蒙送乔治到幼儿园去了，屋里空无旁人。乔纳森到洗涤槽洗手，还拿西蒙的蔬果刷刷手，西蒙看了准会责备他，但他向来注意不弄脏刷子。另一个洗涤槽在顶楼的浴室里。他们家里没装电话，他进了店里第一件事就是要打电话找培里耶医生。

乔纳森走到教区路便左转到萨布隆街，萨布隆街和教区路交叉。他一进店里就拨电话给培里耶医生，号码他背得滚瓜烂熟。

接电话的护士说医生今天挂号已满，这在乔纳森是意料中事。

“我有要紧的事。不用很久，只是要问一个问题——但要当面问才可以。”

“你又没力气了？崔凡尼先生？”

“对，又没力气了。”乔纳森急急回答。

他就这样约到了正午十二点。这个看诊时间好像有一点不祥？

乔纳森是装裱师，做的就是切衬卡、玻璃，做裱框，帮拿不定主意的顾客在店里的现货中挑选合意的。偶尔难得有那么一次在拍卖会或旧货商那边买画框，看到框和画搭配得还挺中看，他也会把画打理一下，放进橱窗里一起卖。但这生意赚不了多少钱，聊以糊口罢了。七年前店里还有另一个合伙人，一样是英国人，曼彻斯特人，两人一起在枫丹白露开了一家古董店，以整修旧货转卖为主。只是，利润撑不起两个人，罗伊便先抽脚闪人，在巴黎附近不知哪里的修车厂当黑手去了。在那之后没多久，伦敦一名医生已经先跟乔纳森说过的话，巴黎一名医生又说了一遍：“你很容易贫血，最好要常作检查，也最好别做粗重的工作。”所以，乔纳森就从搬立柜、沙发转做轻松一点的活儿，改成对付起画框和玻璃。乔纳森在娶西蒙之前，就跟西蒙明白说过他可能活不过六年，因为就在他认识西蒙之时，已有两名医生证实他不时出现的虚弱症状，是因为得了骨髓性白血病。

这时，乔纳森开始一天的工作，心情平静，非常平静，却想到他

一死西蒙应该会改嫁。西蒙一个礼拜有五天下午在罗斯福大道的一家鞋店上班，从两点半到六点半，鞋店和他们家的距离走路就到，这还是去年乔治已经可以读幼儿园时才开始的事。西蒙每礼拜赚的这两百法郎，对他们十分重要，但乔纳森一想到布里萨就恼火。布里萨是西蒙的老板，有一点色迷迷的，爱捏员工的屁股，所以到了后面放存货的地方，绝对不会放过毛手毛脚的机会。西蒙可是有夫之妇，布里萨也不是不知道，乔纳森想他应该不敢太过分。但是，像他这种人，有机会下手就绝对不会白白放过。至于西蒙也不爱卖弄风骚——其实她还怪害羞的，像是觉得自己对男人哪里会有吸引力呢。这一点反而教乔纳森倾心，乔纳森才觉得西蒙浑身上下性感无比呢——虽然她那种性感的风情，一般凡夫俗子未必能解。乔纳森想到布里萨那头到处勾搭猎艳的猪，想必也发觉了西蒙与众不同的性感魅力，就更来气。倒不是西蒙常说布里萨怎样，西蒙只说过一次布里萨会把歪脑筋动到他店里的女员工身上。布里萨店里除了西蒙，只有另两名员工是女的。那一天早上，乔纳森拿一幅裱好的水彩画给客户看时，有那么一刻脑中忽然掠过西蒙在他死后一阵子，终究投向那个恶心的布里萨怀抱！毕竟布里萨是单身汉，经济状况也比乔纳森要强很多。离谱！乔纳森暗骂自己一句，西蒙最讨厌布里萨那一类的人！

“啊，好漂亮！太棒了！”一身艳红大衣的年轻女子伸直手把水彩画拉远一点，发出赞叹。

乔纳森严肃的长脸慢慢露出笑来，仿佛心底藏了一个小太阳，这时挣脱了乌云在他体内发出灿烂的光。她真的很开心！乔纳森和她不算认识——其实这幅画是一名年长的妇人送到乔纳森这里来的，说不定是这女子的母亲。要价应该比他原先估的要多二十法郎，因为画框不是那老妇人原先选的（乔纳森的存货不够），但这些乔纳森只字未提，也以原先就讲好的八十法郎成交。



之后，乔纳森拿扫帚扫了扫木地板，也用鸡毛掸子拂拭小小橱窗里的三四幅画。他的店看起来绝对很简陋，那天早上乔纳森暗想，没有什么色彩，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画框靠在没上漆的墙上，木框的样品挂在天花板上往下垂，柜台上摆了一本订货本、几把尺和几支铅笔。店面最里面摆了一张长木桌，乔纳森要用轴锯箱、锯子、玻璃刀时，便都在这里。桌上另还有乔纳森小心包好的一叠叠衬卡，一大卷牛皮纸，一卷卷线团、铁丝，好几罐胶水，几盒大大小小的铁钉，也都摆在这同一张大桌上。桌边墙面上方钉了几排架子，挂着刀啊铁锤之类的工具。乔纳森大体还蛮喜欢这里十九世纪的气味，没有商业的花哨。他就要他的店是一副手艺人靠手艺撑起来的模样，他自己也觉得他应该算是做到了这一点吧。他不会在价格上面灌水，他会准时交货，万一迟一点也会寄明信片或打电话通知客户。乔纳森发现客户对这一点都还蛮欣赏。

上午十一点三十五分，裱好两幅小画，标好客户的名字，乔纳森在店里的洗涤槽用冷水洗一下手、脸，梳一梳头发，挺直身子准备应战，迎向最坏的打击。培里耶医生的诊所离大街不远，乔纳森把挂在门上的营业告示指到下午两点半开门，锁上前门，就出发了。

乔纳森只能在培里耶医生的候诊室里等一下，陪他的是一盆病恹恹又灰扑扑的玫瑰月桂。这一盆从没开过花，但既不死也不长，始终是一成不变的老样子。乔纳森觉得这一盆玫瑰月桂活像他的写照，虽然心里逼自己要去想别的事，眼光却忍不住一再朝盆栽飘过去。椭圆桌上摆了几本《巴黎竞赛画报》，全都不是当期的，翻得起毛，乔纳森看这几本杂志却觉得比玫瑰月桂还要闷。培里耶医生也在枫丹白露医院这样的大医院里当医生的——乔纳森在心里提醒自己；否则，在这样一家看起来凄凄惨惨的小诊所当医生的人，你还把性命交在他手里，由他判生死，未免太离谱。